



SAMYE

竹拉欧帕 (Drupla Opak)



1984 年那年我抱着出家的想法离开西藏。我先前往印度朝圣，接着在 1985 年来到尼泊尔。在去了几处尼泊尔圣地朝圣后，我来到阿修罗岩穴 (Asura Cave)。在这里，我首次见到祖古乌金仁波切 (Tulku Urgyen)，我向仁波切表示希望能出家成为一名僧人。仁波切应准了我的愿望，并要我去博达 (Boudha) 面见确吉尼玛 (Chokyi Nyima) 仁波切。于是我去了，并在噶宁谢珠林寺 (Ka-Nying Shedrub Ling) 于确吉尼玛仁波切的座下领受了出家戒。那时我 21 岁。

当时的噶宁谢珠林寺还没有设立“些札”（僧侣佛学院），僧侣们只有学习藏语与进行每天清晨和下午的法会，偶尔外出去村民家里进行法事。因为这样，我们必须记住那些法本里的文字，这是当时唯一的学习途径。不过，那个时候寺院里已经有一些学识渊博的堪布，他们有时会针对法本内容给予一些看法说明，但那时并没有像现在一样的常规班。

我在寺院出家时所负责的第一个职务是倒茶，接着我负责在法会里吹奏“甲林”（藏式唢呐）。后来，在跟随普则·贝玛·扎西喇嘛（Lama Putse Pema Tashi）学习法会行仪的知识后，我担任了“确彭”（仪式总管）一段时间，接着大约二到三年后，我成为了一名“维那”（领唱师），之后又经过了两年，我成为一名铁棒喇嘛（掌堂师）。

之后，我去到阿修罗岩穴，进行为期三年的第一次闭关。在那一次的闭关之后又过了三年，我又前往阿修罗进行第二次的三年闭关。我的根本上师是祖古乌金仁波切，但在我进行第二次闭关前，仁波切圆寂了，因此，我在那三年的闭关里接受确吉尼玛仁波切的教导，并领受其灌顶。在闭关期间，我们的“竹彭”（禅修指导上师）是祖古蒋巴多杰（Tulku Jampal Dorje）。

近期我都住在噶宁谢珠林寺，参加定期的法会。在过去的五年里，我的主要工作是在由噶宁谢珠林寺为本地（主要来自尼泊尔）僧伽所举办的，每年为期一个月的前行营教授前行修持。现在，这些当初曾经参加前行营的尼泊尔参与者都仍持续在家进行前行修持，而当他们对修持有疑问时，我也会为他们提供指导。

此外，在帕秋仁波切的指示下，我们正在编辑新版本的藏文版《秋林新岩藏》（Chokling Tersar）。我则负责法本的审阅和校订工作。

我曾经多次前往马来西亚，分享有关《事业精要》（Trinley Nyingpo）的法教和前行修持。我也去过几次新加坡和泰国，我在曼谷讲授了前行修持。我还随同帕秋仁波切一起访问了越南、印尼和香港（那时候我是担任仁波切的侍者，并未亲自授课）。我也为国际学生在尼泊尔教授《事业精要》法会议轨课程。